保証新稿

勾魂魔女風雲劫下

何不數：著

武俠、刺激、香艷、奇情、小說

保証新稿

勾魂魔女風雲劫下

何不數：著

武俠、刺激、香艷、奇情、小說

勾魂魔女風雲劫

何不數：著

全新出版社

勾魂魔女風雲劫

定價：45元

全新出版社印制

勾魂魔女風雲劫 下　何不數・著

話說上集「蝴蝶寨」寨主衞紅英的手下風四娘突然在客棧中出現，與小掌櫃春風一度後，門外突然闖進七八個人來，風四娘仍然半躺半坐在榻上媚笑著要他們進來爲她抓癢，聽得這些人躍躍欲試……

原來衞紅英在接到風四娘的飛鴿傳書後卽命風四娘前前往苗疆請其師姐「脂粉幽靈」殷虹前來相助。

當風四娘抵苗疆始知殷虹已前往「蝴蝶寨」。

風四娘徒勞無功而返，在回程中住進這家客棧中略作歇脚。

在風四娘媚語一畢，七八個人同時大笑了起來，而且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

就在此時，當中一個滿臉青春痘的小伙子笑得最起勁，已把兩眼瞇成一條線。

「砰」一聲闖開了窗子，就想跳進來。

但身子剛起，已被一個臉長肉瘤的大漢一把拉住，小伙子笑容立刻僵住了。

鐵青著臉，瞪著那大漢道：

「解老二，你已經有了好幾個老婆了，何必再跟我搶這趟生意？」

解老二沒等他說完，反手一巴掌，將他整個人都摑得飛了出去。

解老二獰笑著對風四娘道：

「你什麼地方不好去，像像要到這裏來，你的好事卽叫我們給瞧見了，嘿！嘿！見者有份！」

風四娘眼波流動，柔聲道：

「也許我就喜歡讓人家看我欲仙欲死的表情，這豈非很刺激？」

解老二又獰笑道：

「好一個淫蕩的女人，老子今天可要讓你舒舒服服的……」

風四娘笑了笑，才接著道：

「我剛剛興緻未了，正癢著呢？我胃口大著哩！憑你就能讓我舒舒服服？」

解老二聞言大笑了幾聲道：

「好！好！今天咱們就來併個你死我活，看看誰厲害？」

接著又是一陣的狂笑，對著那些人道：

「我打前鋒，然後你們再輪番上陣，看這淫婦有多大能耐？」

風四娘格格笑道：

「很久沒嘗到這種滋味了，想得很，我現在正奇癢無比，誰先來，就快進吧！」

解老二不等話畢，一躍而進，來到榻前。

正伸手欲掀掉蓋在風四娘雪白身軀上的那塊絲巾時，他突然又縮了回來。

他看到風四娘這雙手十指纖纖，柔若無骨，就像蘭花。她兩隻手輕輕一佛，指縫間突然飛出了二道銀光，往他面前射來。

他本能的一閃，兩根銀針射中了背後小伙子的雙眼，

一聲慘呼聲傳入他的耳內。

解老二簡直不相信，却又不能不信。

他的脚已開始往後退，別人自然退得更快。

突然聽到風四娘一聲輕叱，道：

「站住！」

直到這些人全都站住了，她才露出一些微笑，笑得那麼溫柔，那麼迷人。

她柔聲地笑道：

「你偷偷看了我的好事，難道就想這樣隨隨便便的走了嗎？」

解老二道：

「你……你想怎樣？」

此時風四娘又是一陣的大笑。

解老二聲音雖已有些發抖，但眼睛還是瞪著大大的，看到風四娘笑得一抖一抖的赤裸裸的胸膛時，他膽子突又壯了，冷笑道：

「你難道不想讓我們看得更清楚些不成？」

風四娘笑道：

「哦——原來你以爲我沒穿衣服，就不敢跳起來追你們。」

解老二怪笑道：

「不錯，難道你就這樣赤裸裸的跟我們一鬥，這恐怕只有在床上才行吧！」

解老二話語剛落，風四娘的雙手已輕輕的一拂，指縫間突然飛出十餘道銀光。

接著，就是連串慘叫。

每個人的眼睛上都插上了一根銀針，七八個人都用手蒙著眼睛，痛得滿地打滾。

七八個人的慘呼聲加在一齊，居然沒有讓風四娘掩上耳朵，她雙眼微閉的似乎在沉思什麼。

突然間，慘叫聲一齊停止了。

外面沒有聲音，只有風吹著木葉簌簌的響。

過了很久，才聽到「擦」的一聲，是刀入鞘的聲音。

風四娘嘴角慢慢的泛起一絲微笑道：

「馬榮，我就知道是你來了！除了你之外，此地還有誰能在一瞬間殺死七個人，還有誰能使這麼快的刀法！」

過了半響，外面的人才緩緩道：

「是風四娘？」

風四娘笑道：

「難得你還得得出我的聲音，還沒忘了我。」

馬榮又是緩緩的道：

「除了風四娘外，世上還有誰在全身赤裸時也帶著暗青子！」

風四娘吃吃道；

「原來你也在偷看？」

馬榮像是沒有聽到她的話。

風四娘笑道：

「你要看，現在爲什麼不大大方方的進來看呢？」

馬榮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

「你入關六七年，大家都覺得很太平，你爲什麼又回來了呢？」

風四娘笑道：

「因爲我想你。」

馬榮道：「我不相信？」

風四娘道：「你不相信我想你，我若不想你，爲什們來找你？」

風四娘好一個淫婦，見到舊情人馬榮突然出現，却說是自己要來找他的。

馬榮一聽風四娘如此一說不由心中大喜，走進門來，看到風四娘還是赤裸裸的半躺在木榻上，心中一陣的狂跳了起來。

風四娘格格笑道：

「六七年了，眞是想死我了，今日重逢，我們得好好享受一番！」

馬榮此時看到相別六七年的風四娘，風姿依舊，一身

雪白的肌膚光滑無比，簡直看不出是個三十出頭的女人。

風四娘上身微微向後仰著，她棗型的雙乳，微微向上翹著，她的腹細而高，兩條長豐滿的大腿，擱在榻架上，她臉上的神情，是那麼的令人難以形容的飢渴。

馬榮目不轉睛的看得血脈擴張連嚥了好幾口唾沫，然後緩緩的走到榻前。

此時風四娘交疊著雙手，放在腦後，微側著身子，是那麼誘惑的姿勢，那麼美好的胴體。

馬榮幾乎是用盡全力將自己身上的衣服撕去的。

然後，他張開了雙臂，緩緩的躺了下來。

兩個灼熱的身子，緊貼在一起。

馬榮一手環抱著風四娘的腰肢，一手則在慢慢的向下移動著。

當馬榮的手移到了風四娘那豐腴滑嫩的大股上時他們貼得更緊了。

馬榮的手繼續向下移著，風四娘仰著頭，鼻孔翁張著，雙眼中發出勾魂攝魄的光彩。

他的手終於在風四娘的雙腿間停了下來。

那是任何女人全身肌肉最誘人，最富彈性的地方。

風四娘的氣息更急促了，馬榮也感到急不可得，他突然翻過身壓在她的身軀上。

風四娘的雙手，勾住了馬榮的頸，當兩人胸脯相貼之際，馬榮像是瘋了一樣。

馬榮抬起屁股，狠狠的抽送。

她白晰的身子，像是一條離水的魚兒一樣，跳著，轉著，迎合著馬榮。

風四娘輕哼著：

「我……感到舒服了……哎唷……好美的……滋味……唷……這一下……入到心……頭上了……穴內……舒服……又癢……」

過了一陣風四娘不再是低呼，而是接近瘋狂了，肆無忌憚地呼叫著：

「啊……快抽送……好舒服……用力一點……好美……哎呀……好……穴裏……好酥……好癢……哎……嗯哼……」

這對久別重逢的狗男女此刻正是最需要肉體的享受，尤其風四娘淫蕩江湖多年此次苗疆之行委實令她淫慾難忍。此時又是一陣的急抽猛插。

「哎唷……好漲呀……頂得成……好舒服……好舒服……頂重一點……用力……再用力……唔……」

「哎唷……大陽具……好漲……喔……舒服極了……太好了……」

「滋滋……」

「拍拍……」

「唷……好……用力頂……我的……穴心……要開花了……好舒服……」

馬榮的手指，在風四娘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指印。

他伏著，可以感到風四娘是在急速地吸著氣，她的胸脯和小腹都在急速地起伏著。

一股股的淫水在穴中如泉水般的湧了出來，

突然風四娘雙手緊抱著馬榮的背部，身子一陣的抖動

，口中發出甜膩的聲音來。

過了片刻

風四娘的腰肢，又緩緩地擺動起來。

當她柳腰款擺之際，兩人的小腹在輕輕地，不斷的磨擦著。

風四娘面上的春意，又越來越濃。

她那種飢渴的眼神，足以令人併了老命也想來盡力滿足她的飢渴。

何況馬榮是個壯健如牛的江湖大漢。

風四娘的這些動作，很快的就得到馬榮的反應。

突然之間，馬榮令得風四娘又呼叫了起來。

「啊……」

這一次的呼叫聲，比剛才來得更徹底。

「啊……啊……嗯……又……又來了……啊……」

然後又是一次瘋狂

「啊……你……又……啊……穴裏……癢……入重點……哎唷……頂進去些……捅破它吧……」

那是十分幻妙的感覺，身子像在雲端一樣。

所碰到的，全是那樣的柔，那樣的滑……

此時風四娘全身亂扭亂抖著，

馬榮覺得快感橫生，一陣又一陣的猛幹，約半個時辰後，他們似已快到最後關頭。

他更用勁的加速的捅抽著。

兩人同時顫抖了幾下，馬榮只覺腰脊一酸，咬著牙連

挿了數下，便軟綿綿的躺了下來。

風四娘滿足的微笑著，也輕躺著休息了

兩人在享受到了極度歡愉之後，腦中呈現一片空白，只覺昏昏沉沉的閉上了雙眼。

過了很久他們也都同時的漸漸回復了眞實的感覺，彼此相對著露出了愉快的笑容。

兩人相擁著低語了一陣後，各自起身穿好衣服。

風四娘目送著馬榮離開心中似又寞落了起來。

第二天風四娘離開這家客棧往蝴蝶寨的方向趕去。

話說「燕雲女俠」冷如霜在「蝴蝶寨」中假作被奇毒金蛇咬中，卽將殞命，要林百川救離「蝴蝶寨」，引衞紅英追出。

群豪乘機大破「蝴蝶寨」，冷如霜亦幾乎搶得衞紅英，不料變生肘腋，衞紅英之師姐殷虹趕到，使冷如霜功敗垂成，連林百川也失手被擄。

衞紅英及殷虹兩個江湖淫蕩魔女，把林百川擄至一處岩壑之下，酒中暗下迷藥，相脅共飲，而滿足了其淫慾。

當林百川藥效過後，在極憤怒下飛奔下山。

此時已是入暮時分，林百川也感到有些倦意。不如先找個地方歇脚。

不遠處岩脚下有間燈火閃亮的茅屋，林百川心意卽定的走了過去。

主人是一位六旬開外的老者，親切的拿出酒菜款待。

一頓飽餐後林百川正欲入房休息。

突然外面傳來「格格」蕩笑聲

林百川回頭一看，竟是衞紅英與殷虹兩個淫蕩魔女，

此時已立在門外。

正欲發話怒罵之際，頓覺丹田之間一股奇熱如焚心知又中兩女之計。

殷虹妙目流波，春意盎然地向林百川道：

「林兄，我麼緣份天定，今夜重逢，再來個三位一體，席地聯歡如何？」

林百川此時烈性媚藥，已在體內發作，慾火難耐似乎無法自制，並沒答話。

兩女爲慾念所迷，也不管對方如何，遂各自解衣，就在他們略爲疏神之際。

一縷寒風，從林百川的背後射來。

這是一根飛針，打中林百川的「脊心穴」，把他如焚慾念，暫時制住。

跟著幾句「議語傳音」在林百川耳邊說道：

「林大俠，這時暫時救急，你走到那片一削如砥的立峭壁，再設法遣開兩女，便有人救你。」

林百川剛把話聽完，兩女業已向他走來。

林百川見她們過來便道：

「三人一體，席地聯歡確實不錯，走吧！」

三人來到了峭壁之下，林百川想起上次的情景故意的道：

「此地亂草如針，去取點衣物舖上，才不致減少情趣。」

殷虹聞言格格一笑道：

「那當然，我這就去取來。」

林百川見殷虹已走忙著對衞紅英道：

「跟上次一樣，我還要一杯酒，要不然……」

衛紅英一聽心中一陣蕩漾取酒去了。

「刷」！兩個淫娃剛走，壁頂便「刷」一聲，飛下了一根山籐。

兩女聞聲，回頭觀看。

林百川已緊抓山籐，騰空數丈。

待他們趕至壁下，林百川已在十丈以上。

兩女空自恨得咬緊銀牙，全身赤裸，無法以暗器相襲，只有恨眼相觀。

脫光人對脫光人，呆呆立在壁下，目送林百川，逐漸攀登而上。

到了壁頂，才發現救他之人是個年輕叫化。

林百川由於飲下烈性藥酒，春情狂熾之下，無法發洩，全靠那「飛針打穴」一擊暫時克制。

林百川雖能慾念暫戢，但全身奇癢，丹田之間更是一片火熱，燒得牙關格格作響。

年輕叫化已知不妙朗聲叫道：

「林大俠，你再支持一會，我帶你去找「公孫醫聖」，便可獲救。」

說完，脚下加快，背起林百川疾馳而去。

年輕叫化一路趕到「公孫醫聖」處，放下漸漸昏迷的林百川，揚眉的對「公孫醫聖」叫道：

「他是『燕雲女俠』的心上人，也是我的好友，身中邪毒，趕快救救他吧！」

「公孫醫聖」此人駝背跛足，聞言一跛一跛的走來哈哈一笑道：

「小臭叫化，你是知道我從不給別人治病的，現在無論冲著『燕雲女俠』冷如霜，或是你這小臭叫化，我決無坐視之理，只是等會兒陪我下棋就是。」

公孫駝才一診脈，便翻起眼皮道：

「這是吃多了下流邪藥，我沒法治他。」

年輕叫化露出驚呀神情叫道：

「那該怎麼辦呢？」

公孫駝微笑道：

「這只有交給冷如霜去治了！」

年輕叫化不解的道：

「你都沒辦法治了，冷女俠他怎會有辦法呢？這又是爲什麼？」

公孫駝接著道：

「吃了這種下流藥，必需與異性交配才能解毒，而這位林大俠是冷女俠的心上人，自然只有她才能治好他了不是嗎？」

年輕叫化聞言微微點頭道：

「當眞如此，不過冷女俠他現人在何處？」

一語剛畢，只見石壁頂端，白影微飄，宛如絕世飛仙，美妙無儔地，飄墜在他們面前。

其人不是別人，正是「燕雲女俠」冷如霜！

冷如霜目注公孫駝，嫣然一笑道：

「公孫老人家，冀北一別，倏已數年，冷如霜少來問侯，老人家不怪我吧！」

話完一眼瞧見林百川那痛苦的神情道：

「我這位林師兄怎會在此，我正四處找他，如今是受

了重傷或奇毒？老人家怎不施回春妙手？」

公孫駝聞言，將目光注視年輕叫化道：

「小臭叫化，將經過情形告訴冷姑娘吧！」

年輕叫化將經過原原本本的說了一遍。

此時冷如霜玉頰通紅的低下頭來，一語不發的呆立在那兒。

公孫駝見狀忙道：

「小臭叫化，到前院陪我下棋去！」

兩人使了個眼色，遂相偕走到前院。

低頭嬌羞的冷如霜見兩人離去後，才慢慢的抬起頭望向林百川。

只見他滿臉火紅，血管欲爆，百脈皆沸，而且牙關緊咬，似難支持的在痛苦呻吟著。

心想她與師兄兩人相愛已深，遲早總是他的人，又怎忍心見他受如此折磨，心念至此

冷如霜緩緩走近林百川，扶身將他抱了起來，走進後院的客房中……

冷如霜將身上衣服一件件的解了開來

她那一舉手投足，彎身屈膝的動作已夠令人魂飛九霄了。

現在她已一絲不掛的赤裸裸的呈露在林百川的眼前，那是一付多麼令人消魂蝕骨的胴體。

挺聳的雙峯，纖纖的細腰，又圓又白的粉臀，加上那豐滿均勻又修長的雙腿。

曲線玲瓏，多麼美好的身段。

冷如霜此時整個臉到粉頸處都通紅著，說有多難爲情

就有多難爲情。

但爲了心愛的師兄她也不顧慮這許多了。

林百川見到冷如霜那迷人的胴體，一雙清湛俊目，剎那間，業已變得血紅如火。

久忍烈性媚藥的發作已痛苦萬分，如今丹田間的慾火更騰，元陽大動，那裏能再克制得住？

見冷如霜赤裸的來到身邊，已迫不及待的解下所有身上的衣物

林百川接著一把將冷如霜抱上了床。

以「餓虎撲羊」之勢將冷如霜壓住。

那根陽具如箭離弦般，猛勁有力的射進了冷如霜的小穴。

雖然有淫水的潤滑，但因爲仍爲處女，穴內又窄又小

，冷如霜痛得直冒冷汗。

但她忍著裂痛並沒叫出聲來。

冷如霜感到一陣刺痛。

小穴口像有無數的針在刺，洞口塞得滿滿的。

林百川再用力一挺，又是一陣劇痛。

她雙目緊閉，咬緊牙根忍受著

媚藥發作，慾火難耐，林百川此時像瘋狂似的猛抽猛插著。

可憐一代俠女爲了醫治心愛的師兄，竟忍受著處女的如此遭受瘋狂摧殘。

那種裂痛，一陣接連一陣。

冷如霜終於禁不住痛楚而呻吟道：

「師兄，輕點！」

林百川此時正是慾火焚身，毫無理智的，似身不由己的仍然不停的抽插。

冷如霜處女穴內，又窄又小怎堪林百川那受媚藥作用而發漲的大陽具如此無情的摧殘呢？

一陣急抽猛插後，冷如霜終於痛楚過劇而昏迷。

林百川並沒因冷如霜的昏迷而停止其動作。

仍然繼續不斷的抽送，而且越來越快。

次次都顯得那麼重，那麼深。

只見冷如霜小穴洞中淫水四溢。

鮮紅的血絲已染紅了一大片。

過了片刻冷如霜逐漸清醒過來。

但雙目剛微睜時，又被林百川一個重而結實的抽插頂得昏了過去。

林百川繼續不斷的猛幹，此時已顯得氣喘如牛，不知不覺間速度也緩慢了。

冷如霜此時再度的清醒過來。

小穴洞中仍感疼痛，但似不如剛才那樣的痛得令人無法忍受。

冷如霜「唔」了聲。

她俏臉含著桃花片片，秀眉如畫，春色迷人。

經過林百川一陣的輕柔抽插後，冷如霜漸漸的心跳加劇，呼吸急促起來。

整個人像昏昏欲醉似的全身無力。

讓人覺得更加嬌艷，而微醉的嬌態格外誘人。

冷如霜雪白的玉體，此時更顯現出白裏透紅的肌色，使人看了還眞想咬他一口。

林百川輕緩的抽插著：

冷如霜也漸覺舒適了！

那種裂痛已逐漸減輕了。

相反的，代之而起的却是全身酥癢不已。

她只覺得穴內癢極了！

林百川經片刻的喘息後，體內的那股慾火似未獲絲毫的減弱，他漸漸的又加快了起來。

冷如霜的穴內淫水也越來越多了！

她逐漸有了反應。

林百川又是一陣的猛幹。

「滋！滋」聲音不斷的響著。

冷如霜此時也漸有美感，小穴不禁輕輕的迎合。

體內也引起一股慾火，急待發洩。

她已忘了剛才的痛楚了！

「滋！滋」「拍！拍！」之聲交互響著。

那陽具被冷如霜的處女小穴夾得緊緊的。

冷如霜目前似感到有絲許的快感。

再加上小穴也逐漸被插鬆了，因此並不覺得有什麼不舒服及痛楚。

她在生硬的迎合著。

片刻間，她已喘呼呼的。

血水和淫水不斷的冒著。

林百川忽然覺得腰間一酸，全身汗毛一豎，又是一陣抽插。

終於一股熱騰騰的精水直射冷如霜的穴心。

冷如霜突然一陣舒暢無比的快感湧上心頭

兩人相摟著一動也不動的。

過了片刻林百川似恢復了理智，但體內的媚藥作用似乎仍未消去。

陽具依然又硬又熱的。

慢慢的林百川又是一陣的抽插起來。

突然地停了下來，溫柔的道：

「如霜，讓妳受苦了！爲難你了！」

冷如霜見他這樣一說輕聲道：

「我……我沒受苦……只要……你能……不受痛苦……我就……高興了……你……再插吧……用力插吧……我現在……也覺得……好舒服……小穴內……癢癢的……」

林百川聞言連忙又是急急的抽送。

大陽具猛頂著她的穴心。

冷如霜，嬌喘著不斷的發出快感的呻吟。

林百川越插越急，越頂越重。

頂得冷如霜如醉如痴的怡然舒暢。

「哎唷……師兄……我……好舒服……好舒服……喔……我……太痛快了……」

全身劇烈的抖了一陣，冷如霜那被塞得滿滿的小穴中，又熱又濃的淫精直冒著。

邊洩邊抖，洩得那肥嫩的陰戶直收縮，穴心一直張合著。

她全身酥軟了。

林百川的陽具被陰戶一再的收縮，覺得無限的舒服，突然骨頭一酥，身子直抖著！

陽精如水箭般的滾燙的射入了小穴心。

兩人都喘呼呼的達到了高潮。

林百川體內的邪毒隨著連洩兩次已完完全全的被解了。

冷如霜此時嬌羞的向林百川輕聲道：

「師兄，現在你覺得好了麼？」

林百川微笑點頭道：

「嗯！只是讓我覺得你爲我犧牲太大了……」

沒等他話完冷如霜就接道：

「不！師兄這不算犧牲，我們卽然相愛著，我願爲你奉獻一切，更何況你身中邪毒？」

林百川聽了冷如霜這樣一講心中萬分感動。

將冷如霜緊緊的摟進自己的懷抱中……

在公孫駝所居的峯脚下，有人高聲喊道：

「青霜換豹……青霜換豹！」

公孫駝聞得喊聲，不禁一愕，目注年輕叫化許東文，皺眉問道：

「小臭叫化，你……你懂不懂這人所喚『青霜換豹』一語，是何意思？」

許東文苦笑說道：

「我懷疑是我的豹師弟落在衞紅英手中，對方『青霜換豹』一語，想是仗以勒索冷女俠的前古神物『青霜寶劍』而已。」

公孫駝怪笑說道：

「小叫化畢竟是個鬼靈精，這種猜測，有點道理。」

許東文立卽雙手攏唇，提氣高聲叫道：

「豹換青霜……豹換青霜！」

許東文的高叫，有了反應。

「青霜換豹」之聲，又從峯下遠方響起。

喚聲一起，許東文身形閃處，便欲下峯。

這時冷如霜已替受邪火煎熬，身體虧損極大的林百川點上「黑甜睡穴」，讓他好好睡土一覺。

冷如霜走到前院時，已聞到剛才的對喊聲，心中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了。

見許東文欲下峯。

冷如霜低聲叫道：

「不必下去，他會上來的。」

許東文靈機一動，向冷如霜悄然說道：

「冷女俠，暫且迴避一下，好使我先向對方問明來意，再復相機應付。」

冷如霜點頭笑道：

「原來如此，但人命爲重，寶劍爲輕，假如你師弟當眞有甚重危險，我願以『青霜換豹』，你不妨根據這項原則，全權處理。」

冷如霜說至此身形一飄，進入後院。

冷如霜剛進後院，一條人影，從峯下騰起。

來人是個身材高大莫約四十左右的青袍道士。

兩道兇獰目光注視許東文，冷然發話問道：

「剛才『豹換青霜』一語是誰所發？」

許東文含笑說道：

「道長這樣問話，想必你就是高喚『青霜換豹』之人了？」

青袍道士獰笑說道：

「小叫化，我告你，『小豹兒』那條命，如今正落在殷姑娘，衞姑娘掌，你若想救他，就去找冷如霜，拿她的『青霜古劍』來換吧！」

許東文滿面難色，沈吟說道：

「這……這事恐怕有點難爲……」

青袍道士目閃兇芒，厲聲叫道：

「願意！你就趕快去找冷如霜，不願意，我立刻殺死小豹兒，把他的項上人頭，心肝五臟，一齊送來給你！」

許東文佯作無可奈何地道：

「好，算你們狠！我去找冷女俠商量。」

青袍道士又道：

「時間，限你一天，明日此時把『青霜古劍』送到殷姑娘的『浙東別府』。而且祇許見劍，不許見人，一經發現冷如霜出現，便立把小豹兒分屍八塊。」

此青袍道士乃「山東六煞」之中的「玄都子」羅堅。

玄都子語音一了，身形立飄，向崖下冉冉飛落。

此時冷如霜走出含笑說道：

「許賢侄儘管持劍前去，換回你師弟豹兒吧！」

冷如霜說完，把手中「青霜古劍」，向許東文含笑遞了去。揚眉的又道：

「許賢侄快去吧！你在交劍時，不妨對那『脂粉幽靈』殷虹說明，我最多於七日之內，必會前往她的『浙東別府』，索回這柄『青霜古劍』。現在你趕緊去吧！免得夜長夢多，萬一生變，後悔莫及。」

許東文悚然一驚，接過古劍。

向冷如霜施禮告別，捧著「青霜古劍」疾馳而去。

公孫馳見許東文走後對冷如霜道：

「冷姑娘，這小臭叫化去以『青霜換豹』，不會太快轉回，我們且進去看看你師兄的病勢。」

冷如霜點了點頭，與公孫駝走了進去。

這時，林百川因被點了黑甜睡穴，仍在沈酣夢中。公孫駝細心診了脈息，不禁眉頭略蹙。

冷如霜見狀愁聚雙眉問道：

「老人家請說實話，我師兄是怎麼了？」

公孫駝嘆了口氣道：

「林大俠所中的並不是尋常邪毒，這種東西，不到發作時，本來毫無跡象流露，故我當初爲他診斷時，竟自忽略，直到適才悉心細診才發覺，他除了喝下媚酒外，還中了蠱毒。」

冷如霜聞言一怔道：

「老人家能否醫好我師兄？」

公孫駝緩緩的道：

「我縱竭所能，也不過只能略爲使這種蠱毒，廷遲發作而已。」

冷如霜雙睛一亮目注公孫駝問道：

「老人家能在多久時間內使蠱毒不會發作。」

公孫駝答道：

「這發作時間，係由施蠱人決定。而我只能於有了發作跡象時，憑藉藥力，使其延遲三日罷了。」

冷如霜深思有頃，皺眉說道：

「我看此趟『浙東別府』是必行的了。」

公孫駝嘆道：

「冷姑娘且別急，還是等小叫化把小豹兒救回以後，問清敵情，再作定奪。」

冷如霜道：

「老人家說得對，目前只有如此了。」

話說小豹兒那天奉師父之命前往刺探殷虹與衞紅英的敵情，結果中了迷魂藥被擒。

當小豹兒醒來時，且聽到隔房有對男女，在淫言浪語的打情罵俏著。

格，格，格一陣陣淫蕩的笑聲，不斷的從隔房的那個女的口中傳來。

小豹兒不知現在他身所置何處。

今又聽到這對男女的浪言蕩語，在一股好奇心的做祟下，小豹兒眞心知道這一男一女是誰。

當他發現在這兩房之隔之木板牆上有一個小洞，遂起身，將身體緊貼此牆，瞪大了眼睛，從此洞中向隔房瞧了過去。

小豹子一看這男的虎背熊腰，高大壯健，赤裸的身軀，顯得是那麼的結實有力。

小豹子一看就知道這男的就是那個青袍道人「玄都子」羅堅。

這女的亦全身赤裸，雪白的一身肌膚，加上那豐滿的胴體，看得小豹兒眼睛發酸，心跳不已。

此時這一對男女相擁而臥，女的背朝著他，一時之間倒看不出此尤物會是誰。

正在聚眉沈思之際，羅堅一個大翻身，就騎到這女的身上去了。

原來此女正是「脂粉幽靈」殷虹。

此時她已仰臥在羅堅之下，臉上現出淫蕩的表情，她把一雙豐滿修長的雙腿伸了伸，又開了些。

羅堅此時手握著那粗大的陽物，對著她的陰戶，輕輕的頂了幾下後，猛地用力向下一抵。

他感到整根粗大的陽物，都是緊緊的，又是熱熱的，極爲舒暢。

這一抵，直達殷虹的穴心，她似乎感到舒服的把嘴張得大大的。

而且很自然的把屁股搖擺了幾下。

她屁股這一搖擺，看得小豹兒也覺得十分的美，十分的舒服。

羅堅又頂了幾下。

殷虹的屁股越擺越厲害了！

粗大的陽物不斷的抽插，越來越重。

那雪白，肥圓的臀部也越搖越用力。

而且也配合著羅堅的抽插而迎湊著。

每當陽物往裡一頂，她就把陰戶往上一近。

在抽插之間，陰戶也冒出一股水來，羅堅的陽物往外一拔時，她就把陰戶一夾，又一鬆的，同時雙腿也一張一合的配合著。

殷虹嘴口已開始發出聲音了

「嗯……頂狠一點嘛……輕了人家會癢死呀……

……喔……啊……」

羅堅聽她這樣一叫，知道她要狠插了。

吸了一口氣，挺起屁股，用力往下壓。

陽物頂得很深，也頂得很重。

拔出來時，也拔了很長，一直把龜頭拔到陰戶上，然後再頂進去。

殷虹那柔密的陰毛，已被淫水浸濕了一大半。

淫水乃不停的往外流出。

肥嫩的陰戶，在大陽物的一進一出間開始作響。

「噗滋……噗滋……」連響不停。

殷虹又是喘又是叫的。

「哎呀……這……這怎麼……我今天怎會……怎會這麼快就……感到舒服……哎呀……又弄得這麼響……喔……」

這時殷虹雙手把羅堅抱得緊緊的說道：

「我好喜歡聽這種插穴的聲音，再弄的響一點，快嘛！」

羅堅對這淫女怎敢怠慢，拿出了全身的功夫。

在她的陰戶中，狠狠抽插著。

頂得殷虹，似覺在騰雲一樣。

穴心上又是一陣酥酥癢癢的。

也許是太舒服了，殷虹只是把嘴一張一合的，竟說不出話來。

忽然間，她摟緊了羅堅。

口中叫道：

「哎呀！穴心快弄掉出來了……」

羅堅抽插得更有勁，也更深了。

殷虹扭動著身子，擺頭扭腰的，頭髮也散開了，口中喃喃的不知在說些什麼？

看她的表情似酥癢難耐，又像舒服異常。

小豹子從小洞中看到這種情形，也呼吸急促了起來，把嘴張得大大的，連口水都來不及吞的，竟一滴一滴的流了下來。

看到這種情形，心知殷虹被這粗大的陽具頂得非常舒服，馬上就要洩了。

羅堅此時已被她的雙手摟得緊緊的，於是他用的力氣更大了，又是狠狠的一插。

突然間，小豹子看到他們的房門被人推開。進來的是衞紅英。

正在緊要關頭的殷虹，看見房門開了。她心裡一驚，一看來人，就罵道：

「死衞紅英，進來也不先叩個門！」

衞紅英笑道：

「好呀！你們在幹好事！」

殷虹道：

「人家正舒服得要洩了，妳一來又忍回去了！」

衞紅英笑得彎了腰的拍手道：

「那才好呢，會把花心漲破的。」

殷虹不悅的道：

「那就讓你一個人玩好了！」

衞紅英忙著道：

「哎呀！再洩出來嘛！又有什麼要緊？」

殷虹媚笑的道：

「那可又要再頂很久才會出來！」

衞紅英道：

「那整夜都讓妳一個人玩好了！人家……」

羅堅一聽衞紅英如此一講，忙接道：

「等會也有妳一份，妳不要急。」

衞紅英聽了羅堅如此一言，轉笑著道：

「你們好自私，趁我在前面忙著，你們偷偷的弄這事，還怪起我來，嚇得忍回去，什麼話嘛？」

殷虹見衞紅英話個沒完，對羅堅道：

「不要跟他說，再頂嘛！讓我出來，你們再好好的幹！」

衞紅英見殷虹急急的摧著羅堅的樣子。

知道她正在緊要之時。

自己也是經驗豐富的人，對這種事太瞭解了。

她就坐在他們兩人床邊，一語不發的等了下來。

羅堅又開始抽插起來了。

羅堅這次抽插，用了很大力氣。

並且每下都頂到底。

拔出的時候，也拔得很長。

殷虹的陰戶，被他如此大的動作，弄得嫩肉向外一翻一翻的。

騷水一陣接一陣的向外流著。

陰戶響聲也越來越大。

小豹子看在眼裏，心想這淫婦又再一次的進入了高潮。

他看到殷虹用她那肥厚的陰戶用力的在夾著，似想把羅堅的大陽具咬斷吐了進去一樣。

羅堅此時的大陽具感到硬得更加發狠。

緊緊的抵著穴心，又磨又頂的。

花心又一次像要掉出來一樣。

一陣酸，又一陣酥麻。

殷虹整個身子連連的顫抖起來。

突然間，全身都酥酥麻麻的，汗毛直豎。

小豹子此時更是停止呼吸的聚精會神的在瞪著眼看殷虹那被抽插得嫩肉向外，一翻一翻的大陰戶。

忽見花心向外一洩，陰戶中，冒出了白白的液體來。

陰戶直響不停。

連聲的響著，人一軟，頭也歪到一邊。

殷虹這江湖上的蕩女，不動了

羅堅此時也感到陽物上一熱。

一股粘粘的陰精洩了出來。

浸得他的大陽具舒服極了。

羅堅一看，殷虹果眞洩出來了。

把大陽具抽了出來。

當羅堅的大陽具抽出來時。

隔房的小豹子，不自禁的輕輕的「哇！」一聲，見到殷虹的洞穴被插得又大又深。

就像一個大山洞似的。

兩片嫩嫩的陰唇被磨得發紫。

床上一大片的淫水，濕濕粘粘的。

靜坐床邊的衞紅英此時一看，那根大陽具還是硬硬的且不時的在抖動著。

上面一層濃濃的陰精，濁濁的一大堆。

以爲是羅堅的陽精，卽忙著問道：

「你也洩出來了？」

言下頗有失望之意。

羅堅得意的笑道：

「還早呢？我還沒嘗到味道呢？」

衞紅英一張失望的突然轉笑的道：

「這騷貨，怎麼洩了這麼多？」

羅堅答道：

「她每次跟我弄，都是洩得這麼多。」

言下之意似覺自己床上功夫非常了得。

衞紅英此時將身子移近羅堅輕聲道：

「看你們在弄，我都癢死了！」

羅堅道：

「那我們現在來一次怎麼樣？」

衞紅英道：

「先洗乾淨再弄，她實在流得太多了。」

說完，就去打了一盆水替羅堅擦洗著。

衞紅英邊洗邊道：

「你這一次，可要把精液射出來，每次跟你弄得半死，都不射出來，眞沒味。」

羅堅又得意的一笑道：

「那只要怪妳功夫不到家！」

其實殷虹和衞紅英兩個江湖蕩女，在這方面的功夫可謂一流的，而且經驗豐富。

只是羅堅每回在大戰之前總是先服下了一種持久耐戰的藥物罷了。

衞紅英爲羅堅擦洗那隻又熱又硬的大陽具時，已經癢得不可忍受了。

騷水已將下體流得濕了一大片。

羅堅見殷虹赤裸的睡著了，便笑道：

「妳看她，一動也不動了！」

衞紅英道：

「像你這樣的玩法，將來她的癮頭會更大的。」

羅堅只是咧嘴的笑了一笑，向床上一倒，平躺下去。

那根粗大的陽具舉得高高的。

衞紅英一見，握住了底端，套動了幾下。

她雙眼發亮著，已衝動得無法忍耐了。

全身的衣服脫光了，一翹脚翻上床去。

衞紅英一跨腿，就騎在羅堅身上。

她是用倒騎的方向，騎在上面。

屁股對著羅堅。

同時衞紅英也把屁股向前面移動了一下，那個水汪汪的陰戶，就對著他粗大的陽物，一手扶著他的大陽物。

羅堅此時，把身體躺得直直的。

雙腿也伸得很直。

衞紅英將她那肥圓的臀部抬了一抬。

把陽物向陰戶中塞。

猛然的身體往下一坐，「噗滋」一聲。

羅堅粗大的陽物，一下子全沒入了衞紅英的穴裡去了。

衞紅英把嘴一張，舌頭伸在外面。

半閉著眼睛，口中嬌喘著。

她把身體又往下一落，就用陰戶頂著他的大陽物。

此時她的雙腿叉了很開。

由後面看到水汪汪的浪穴，張得很大。

連她那紅嫩的屁眼，也鼓得高高的，翻成一個肉洞。

衞紅英把大陽物插在陰戶之中後，就伏在羅堅的身上。爲的是先把陽物放在自己穴內，泡上一會。

泡得花心上，癢了起來。

衞紅英開始套送起來，她先是一下下的輕頂。頂得舒服了，就連連的抽插。

越頂越快，越套越深。

每一下都頂到花心上。

就這樣子一口氣就套了三四百次。

羅堅也將大陽具向上頂著。

這樣頂得衞紅英的騷水直流而下。

陽物四週的陰毛，都濕透了。

衞紅英果然是江湖浪貨。

她一面套弄，一面將大陽物猛抽出來。

把屁股抬得高高的。

她又猛落一坐，大陽物又整根的沒入了。

衞紅英覺得這種姿勢十分舒服。

她就如此，不停的猛起猛落的頂撞花心。

口中嬌喘噓噓的。

羅堅的大陽物把她的陰戶撐得好大一個洞。

甚至屁股眼也被漲得鼓鼓的。

「滋滋……」之聲不絕於耳。

騷水也跟著，直流不停。

羅堅見她自己在狂抽狂插，用力吸了一口氣，那根大陽物，就挺得更高更直了。

兩人弄得十分過癮，衞紅英也頂得沒力了。

狠狠的猛然一坐，「拍！」一聲陰戶隨之緊緊一夾。

長長的吸了一口氣，陰戶一張一合的。

吸吮著大陽物，一心只想把陽精吸出來。

羅堅見狀似早有準備，牙關一咬。

精門關得緊緊的。

任她怎麼吸吮，就是不放。

衞紅英吸了很久，並沒把陽精吸出。

可是自己陰戶陰戶中却覺得酸酸麻麻的。

整個人飄飄欲仙的，像要倒下來似的。

衞紅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忙吸了口氣。

硬忍著，不讓陰精洩出。

但是花心上，實在酸酥得無法控制。

連搖了幾下屁股，人就軟了下來。

陰戶中「噗滋滋……」的響了數聲。

衞紅英又濃又多的陰精終於不禁的洩了。

花心上也跟著一陣奇異的舒服。

羅堅見她緊閉著雙眼，輕咬著下唇，動也不動的，身上的汗珠一顆顆的滴了下來。

他感到陰精如泉水般的，沿著大陽物直流而下，越流越多。

這時他緩緩的坐了起來，把她往床上一放。

肚子上的騷水，順著大腿，往下直流。

衞紅英眞有一套，弄得洩出那麼多的精水來。

躺在床上，稍爲喘息一會。

片刻她的精神又來了，媚笑的對羅堅道：

「你這個人，眞是太厲害了，我把你弄得那麼狠，也沒把你的精液弄出來。」

說著又自個兒的躺了下來道：

「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大能耐。」

羅堅聞言，只笑不語。

衞紅英又道：

「來吧！請上。」

用手一比，示意羅堅做好準備。

羅堅那肯認輸，一招「泰山壓頂」之式。

重重的壓了下來。

接著是一連串的急攻。

抽插的速度一次比一次的快。

越插越重，越插越深。

兩人肉體相擊之聲，似乎接連在一齊。

羅堅粗大的陽具深深的沒入穴中。

龜頭被衞紅英的穴心頂撞得也有些微微的酸麻。

一絲絲的快感由腦中傳來。

衞紅英待他停止動作後。

兩脚跟緊底著床，雙手緊抱著他。

肥圓的大臀已挺得高高的。

把羅堅怎個身體都挺了起來。

他不動了，喘息不停。

衞紅英此時，硬是使出全身力量。

深深吸了一口氣，用那肥厚的陰戶頂緊羅堅的陽具，

小腹對著小腹。

胸部對著胸部。

又是扭腰又是擺臀。

衞紅英有節奏的用力的磨了起來。

那黑而密的一大片陰毛且被磨得吱吱作響。

聽得羅堅好不舒服！

一陣的快磨後緊接著一陣的抽頂。

羅堅越感舒服，陽具越是緊頂著花心。

片刻後羅堅龜頭已有酸麻的感覺，而且越來越覺快感。

衞紅英似拼老命似的瘋狂的磨著。

終於羅堅再也無法控制了，一股熱熱的精液直射穴心，他一連抖了幾抖。

熱得發燙的精液射中花心。

衞紅英被射得欲死欲仙的直抖著。

片刻間兩人微睜著雙眼，如醉如迷的緊緊相摟著，喘息之聲陣陣傳來。

衞紅英這陣舒服，期待已久了，樂得說不出話來了，

臉上浮現出滿足的微笑。

羅堅一人輪戰兩個江湖淫蕩魔女。

此時精液一洩，頓覺身心疲乏了。

身子一斜，滿腦子的空白。

遂漸漸的昏昏沈沈的閉上了雙眼，躺了下來，此時床上躺著的有殷虹，衞紅英與羅堅三人。

羅堅在中央，左右兩邊各躺著殷虹及衞紅英。

山脚下已遠遠的傳來了兩個人的脚步聲。

冷如霜面含喜色笑道：

「老人家，想必是『青霜換豹』之舉，業已成功許東文把他師弟小豹兒，救回來了！」

果然，未過片刻，脚步聲業已明顯，確是兩人在奔馳登峯！

來人果然是小叫化許東文，和另一個獅鼻虎目，相貌並不秀美，但却使人有一種一見便生憐愛之心的十三四歲小童。

那小童一見冷如霜，便揚眉叫道：

「冷女俠，我小豹兒的一條小命，能值幾文，你怎麼竟以『青霜換豹』，把那等前古神兵的寶劍，交與妖孽？」

冷如霜笑道：

「寶劍乃身外之物，失而可復得，性命乃無價之寶，若是你有了慘禍，我能到『鬼門關』中，向閻王老子，索回你的小命兒麼？」

言畢妙目之中，神光微轉問道：

「豹兒，這些日來你可曾發現對方什麼機密？」

小豹兒搖頭答道：

「沒有，我被關在一秘室內，每天所僅能看到的只是殷虹，衞紅英二女，與『玄都子』羅堅的那種令人……」

他本想說下去是看見二個蕩女與羅堅等狗男女的無恥穢行。

但突覺在冷如霜面前，遂又倏然住口。

冷如霜，一看小豹兒的神色，便知就裏，也不再問，轉面向公孫駝笑道：

「公孫老人家，你且爲豹兒，仔細把把脈吧！看看是否有什麼異樣？」

小豹兒聞言，怪叫一聲說道：

「我迷香之毒已解，身上無傷無病，老人家爲何却要把脈則甚？」

公孫駝怪笑說道：

「那殷虹來自苗疆，最擅以蠱毒傷人，我要細心診察，看她有沒有起甚歹心，對你施蠱？」

小豹兒聽了這話，乖乖伸出左手，讓這位『三怪醫聖』細診脈象。

許東文相當聰明，見公孫駝正爲小豹兒細心診脈，遂走到冷如霜身邊。

壓低語音，悄然問道：

「冷女俠，你與公孫老駝子，怎會突然想到『蠱毒』之上，難道……林大俠他……」

冷如霜沒等他說完就道：

「不錯，他正是中了『脂粉幽靈』殷虹所下的獨門厲害毒蠱！」

許東文大吃一驚，失聲叫道：

「那……那怎麼辦？」

冷如霜苦笑說道：

「我與公孫老人家正在研究設法之中，你不必着急，急也無用。」

語音微頓，臻首一揚，目注許東文，又道：

「你且把你去『青霜換豹』經過，說來給我聽聽吧！」

當許東文帶著「青霜古劍」飛奔到了殷虹的「浙東別府」。

四顧之下，不見任何人影。

許東文遂大步的走了進去。

來到壑下，在壑下一顆古木後。

許東文發現有一岩洞，洞中不時傳出格格的笑聲，他心中由轉著，欲窺個究竟。

到底在這岩洞中有何秘密。

來到洞口，一個閃身，躲在洞內的一個凹處。

雙目一掃，果發現一對男女。

全身一絲不掛的，纏綿在一起。

由於他們此時正在翻雲覆雨般的享受著。

並沒察覺到許東文進來。

仔細再瞧，這對洞中的狗男女正是，「脂粉幽靈」殷虹與青袍道士「玄都子」羅堅。

此時許東文見到殷虹，緊緊的摟著羅堅。

款款迎湊著配合他的動作。

殷虹的兩股處已是濕淋淋的一大片。

似感到舒暢的輕哼著：

「嗯……嗯……喔……好酸……好癢……

快活死了……快抽插吧……再用力點……噯喲……哦……」

羅堅加緊的抽插，大陽具進出更快。

「滋！滋……」聲不停的響著

殷虹舒服的浪叫著。

擺首扭腰，盡情地搖動。

許東文見殷虹這樣欲仙欲死的樣子，也緊張得心跳加速，全身火熱。

突然雙手緊摟著羅堅，兩片陰唇也緊緊的包著陽具一絲不放。

一陣輕輕的呻吟過後。

殷虹全身一陣的顫抖，一股股淫水，像潮流一樣一波又一波的湧了出來。

羅堅知道她又洩了，便將大陽具緊抵著花心。

畢竟是天生淫娃！

殷虹似未滿足的媚笑道：

「怎麼你累了？」

羅堅腦中迅速想起了幾種花招！

他騰身而上，叫殷虹把玉腿分開高舉著。

勾住他的腰幹，將他那粗大的龜頭在洞口「排徊」著！

洞內淫水洩得更多了！

對正洞穴後，緩緩插入，直抵花心。

他先在陰戶中輕抽慢插十餘下。

雙手也撫摸著那對玉乳！

戰火終於又起

輕抽緩插這種方法就是吊胃口！

尤其對這淫蕩至極的殷虹來說。

這種滋味實在太難受了。

插了她比不插還要癢，還要難過。

唉！羅堅眞會整她！

殷虹此時扭腰擺臀的，陰戶也一挺一挺的。

將整個身子屈得像隻龍蝦狀。

許東文看在眼裏也替殷虹難過。

終於她禁不住酸癢，忙媚笑道：

「羅堅，你就行行善，做做好人吧！別整人啦！」

羅堅一聽露出兩排大而白的牙齒，笑了一笑。

那根大陽物開始大刀濶斧的狠抽猛插著，一時「拍！拍！」聲清脆的響個不停！

由於殷虹雙腿勾在羅堅的腰側，那陰戶立刻變成特別

的突出。

許東文看得有點心動似的，感到舒服無比。

由於殷虹的這種姿勢，因此在羅堅的猛插下，每次都重重的深抵到花心。

殷虹快感無比，竟也自動送上一個香吻！

同時也努力迎合著！

當羅堅狠狠的插進去時，她用力的將陰戶往上頂，使得大龜頭能插得更深，插得更舒服。

當他把大陽具抽出時，殷虹便把陰戶收縮得緊緊的，使大陽具在緊緊的陰道中緊密的磨擦。

這種動作，使雙方痛快極了！

兩人又是一陣的併戰！

汗水，淫水四處滴著，滲著。

殷虹的腿酸了，腰軟了。

喘息不停的道：

「哥，休息一下吧！」

羅堅聽她這一叫，心知是嘗到滋味了，這種招式能令她滿足。

羅堅愛憐的把她雙腿擺平，讓她休息。

休息片刻後，羅堅便笑道：

「來！這回讓你在上面吧！」

羅堅把大陽具從陰戶中抽出，自己睡在床上。

殷虹分開雙腿，跪在上面。

採取主動，讓他過過「幹男人」的癮頭！

這招叫做「倒燒臘燭」！

也有人叫它「顛倒乾坤」！

她撥開陰唇，對準陽具猛力往下一坐——

哎唉！頂到腸子啦！

羅堅輕笑道：

「別太貪心，慢慢來！」

說完，兩手分別放在殷虹的腰部。

微微用力順著殷虹的套弄。

這樣可使得她卽省力，又舒服！

殷虹前次也曾跟林百川有過這樣的玩法。

當時不如現在那麼舒服。

因爲是出於自動，而底下的大陽具又挺又硬。

那裏癢，便扭向那裏，而且馬上止癢。

她閉上眼直套弄著。

那對豐滿的玉乳隨著她的上下左右套弄而掀起一陣陣

的乳波，使得羅堅看得慾火更盛！

那根大陽具，更硬，更熱了！

殷虹只覺穴心酥麻麻的，不禁呻吟道：

「哎呀……你下要的那個……大雞巴……

怎麼更加……喲……更加粗壯……我的穴心……

……唔……快被脹破了……啊……穴心發酥……

……又發麻……哎喲……美死了……」

邊呻吟邊套動著。

淫水也流得更多了！

殷虹的穴心一縮一縮的。

羅堅的大陽具好似被穴心輕咬著，忙笑道：

「妳那穴心有牙齒呀？」

羅堅的龜頭像是被咬著，頓覺癢癢，酥酥的。

只要殷虹一吸氣，穴心自然的會一張一合的。當然在這一張一合的動作下，羅堅會被輕咬得舒暢，美妙無比。

羅堅驚嘆道：

「妳呀！眞是天生尤物！」

說完，狠狠往上頂了幾下，頂得殷虹直叫：

「哎呀……我的好哥哥……頂破了……破了……頂得我美死了……哎呀……眞舒服……快……快用力頂……喔……妙極了……」

邊叫又邊用力套著！

不久，又是喘呼呼的了！

羅堅見她那麼辛苦的忙笑道：

「換我來吧！」

殷虹往後一倒，羅堅一挺而上。

兩人立刻調換位置，但兩人的下部仍然是緊緊的貼在一起。

羅堅提起那似紅腫的大陽具又是一陣的猛幹。

只見羅堅的屁股不停的聳動著。

上下起落，一下比一下重，一次比一次深。

眞是下下著肉，次次到底。

殷虹陰戶裡的酥癢，經過那陣猛幹。

全身舒暢無比，淫水直流。

被那大陽具刮得「滋！滋！」叫個不停。

她不禁緊緊的抱著他，吐出香舌，讓他吮吻，同時那又圓又白的玉臀不斷左右搖擺，上下迎湊。

殷虹嬌聲浪呼：

「好妙呀……哎喲太舒服了……我……哎呀……爽透了……用力頂吧……再用力……幹死我好了……哎呀……唔……」

羅堅此時見她騷浪入骨，慾火更盛！

他緊抱著殷虹的胴體，幾乎快把乳峯壓破了。

邊幹邊喘道：

「好妹妹……只要妳快樂……我願意……爲你犧牲一切……甚至我這條命……」

殷虹一聽心中大悅：

「眞的……那你就幹吧……頂破它……用力插吧……插穿穴心算了……」

羅堅一聽，連快加緊抽插！

殷虹似高潮在即，更是瘋狂！

她全身直搖猛挺著。

羅堅差點被她這種浪態震住了。

他從未見過，也從未聽過女孩子會浪到這種程度。

他不禁擔心起自己那粗大的陽具會被這瘋狂了似的蕩婦扭傷。

他本能的慢了下來，想輕抽慢插著。

但是身臨高潮的殷虹帶著「萬馬奔騰」的狂勁，却不由得他怠慢，大聲浪叫道：

「快！快！用力幹，不要慢下來！」

羅堅心知一時間是無法平息的。

因此，他也拼著老命似的瘋狂的幹著。

在這緊張刺激的時刻，許東文的兩眼已看得發紅發酸。

但他仍然是睜得大大的，連眨都沒眨一下。

就深怕會漏看了似的。

這一陣瘋狂的猛幹持續了很久。

兩人已是汗水滿身，淫水滿地了。

許東文實在是站得兩腿酸麻，此時正想移動一下稍做活動活動。

突然聽到殷虹大叫道：

「啊……用勁……我快……快洩了……」

羅堅一聽咬緊著牙根，又猛又狠的用勁深插。

許東文看在眼裏想在心裏。

這回這淫婦殷虹的洞穴不被穴裂那才怪。

思惟間，突看到兩人全身齊顫抖著，雙腿直伸，兩手緊抱。

像是都在使盡全力來摟緊對方。

終於兩人一起洩了。

洩得那麼痛快！

洩得那麼舒暢！

好久！兩人還緊緊的抱在一起。

兩人似皆在回味著高潮境界來臨的那種稍魂蝕骨的美妙滋味。

許東文見大戰結束了，心中突有一念頭，不如趁此機會到處找找，說不定可以找到小豹兒救他離開此地。

旋即一飄身又閃出洞外。

但才走了幾步，前面突然出現一個女子。

定神一看，是衞紅英。

她此時正朝岩洞走來，想必也是爲了那件事要來找羅堅發洩發洩吧！

許東文此時要閃已太晚了。

只聽衞紅英叱道：

「站住！」

許東文果眞站著不動了

待衞紅英走近，格！格！格笑聲已不斷的自她口中響起，然後緩緩的道：

「小叫化子，你也眞膽大，敢闖「浙東別府」。

語畢兩眼直掃許東文。

當她看到許東文背著的「青霜古劍」時，兩眼亮光一閃，睜得大大的，仔細的看著。

過了片刻才媚笑道：

「你就是小豹子的師兄？」

許東文正色的答道：

「不錯，我是專程前來『青霜換豹』的。」

衞紅英看到許東文果然帶著「青霜古劍」前來，似乎頗感意外，好像不相信劍是眞的。

此時洞中的殷虹與羅堅也自洞中疾馳而來。

殷虹淡淡的道：

「拿過來讓我瞧瞧，是眞是假！」

許東文沒應的，右手一伸將劍拔出鞘。

用這前古神物的絕世鋒芒，劈碎了一塊大石。

此時殷虹，衞紅英，羅堅三人，互視了一下，各自微微的點了點頭。

殷虹此時才道：

「小叫化子，跟我們來吧！」

走到了一個秘室邊，羅堅啓門而入。

不多久將小豹子帶了出來。

殷虹將小豹兒帶到許東文身邊，並爲他解去所中的迷香毒力，然後道：

「小叫化，人你帶走，把劍留下。」

許東文此時道：

「冷女俠交代我轉告，七日之內，必來取還『青霜古劍』。」

說畢遞上了古劍，帶了小豹兒飛奔山下。

小豹兒經過公孫駝的細心診脈，證實並未受到殷虹下蠱毒。

冷如霜與公孫駝才鬆了一口氣。

這時冷如霜目光微轉注視着許東文。

詳細的上下全身打量了一陣後輕聲道：

「我總算找到一名好助手。」

語畢大家都不惑的朝著冷如霜看着。

冷如霜含笑的點點頭，然後說出自己的計劃，欲以「身外化身」之計打算將許東文扮成林百川的模樣，與自己一齊故陷魔巢，覓取蠱毒的解藥。

這時大家才明白了過來。

許東文，點了點頭表示願意接受此項任務。

許東文接受了冷如霜兩天的訓練，無論在動作，語音姿態方面都像極了林百川。

兩天後許東文帶上冷如霜照著林百川形相做好的精緻人皮面具，隨同冷如霜，向「脂粉幽靈」殷虹的「浙東別府」而去。

在殷虹「浙東別府」的壑上，來了一對英挺絕倫，秀

美無比的少年男女。

這便是冷如霜與許東文所扮的「林百川」。

他們來到壑邊，便故意發生爭吵！

「林師兄，我叫你不要來，你偏來，既已到了，又怎不下壑？」冷如霜接著又道：

「林師兄，常言道得好：『在人屋簷下，怎敢不低頭』？你身中苗疆毒蠱……」

許東文道：

「苗疆毒蠱，算得什麼，我林百川『士可殺，不可辱』

冷如霜勸道：

「林師兄，目前我們不能逞強，只有委屈求全，百般忍耐，設法度過難關，再做報仇之計。」

許東文道：

「我林百川一身傲骨，生平不受人憐，是寧爲玉碎，不爲瓦全。」

冷如霜好似氣急，目注許東文所扮林百川，牙咬下唇，全身微顫。

許東文挑眉叫道：

「冷師妹，你可必氣得這個樣兒，若定下壑，便與我聯劍應敵，否則，請回，好在你又不會中甚苗疆蠱毒。」

說完，目注壑下，提氣叫道：

「殷虹，衞紅英，你們兩個無恥賤婢，敢不敢上壑和我放手一搏？」

許東文冷然又道：

「冷女俠，我已經一再拒絕你的委屈求全好意，你……

……你怎麼還不走呢？」

冷如霜裝得無奈地，略一頓足道：

「好，我走，但林師兄你務必要懂得我冷如霜，這所以肯走之故。」

許東文從鼻中「哼」了一聲，道：

「這道理自然易懂，是爲我林百川不識抬擧。」

接著又道：

「我如今別無所念，只想在蠱毒發作之前，與他們好好鬥上一鬥而已。」

冷如霜幽幽叫道：

「林師兄別急，我說完我爲何要走的原因之後，我會馬上走。」

許東文和冷如霜早就聽得壑下有人。

躡足潛踪地，暗暗走上。

冷如霜遂目注許東文道：

「我若不走，殷虹只要一催蠱毒，林師兄立遭慘死，我若走去，林師兄或許尙會有一線生機。」

許東文道：

「我林百川不是貪生怕死，毫無骨氣之人。」

冷如霜頓足叫道：

「林師兄，我走了，你千萬不要執拗，『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你暫時委屈，好自珍重。」

說完頓足飄身，飛越一片削壁，便自馳去。

精彩好戲的序曲，業已唱到尾聲。

許東文背後此時却響起了又媚又嬌的女子聲。

媚笑的道：

「冷師妹有甚麼好，讓她去吧，你的熱姊姊在這兒呢

？」

回頭一看，只見鈎魂魔女，衞紅英。

正自俏生生地，在壑邊倚樹而立。

許東文冷冷的叱道：

「衞紅英，你少不要臉，你是誰的「熱姊姊」？」

衞紅英媚笑答道：

「自然是你的啦！你難道忘了我們曾有過同衾共枕的一段緣份？前些日子你不也……」

許東文哂然說道：

「你還好意思提起你那無恥之舉麼？我今日前來，就是要和你拼死一搏！」

衞紅英銀牙微咬，吃吃笑道：

「你要拼死一搏，便上床去，憑我這身素女之術，包管殺你個片甲不留，欲仙欲死。」

許東文一面閃身撲去，一面厲聲叫道：

「誰和你這無恥淫娃上床？」

語音未了，一招「推月出窗」，已向衞紅英當胸擊去。

衞紅英身形微側，「喲」了一聲道：

「林百川，你即是正派老實人，怎會一上手就不老實的想摸我這等所在？」

許東文佯作俊臉一紅，改拍爲切，駢掌疾落。

衞紅英右手拂處，以一式「剔翎抖甲」，化解了他的攻勢，嬌笑叫道：

「林弟弟，你難道當眞『毫無竊玉偷香胆，不起巫山雲雨心』麼？要在這兒併命，那可就要恕姊姊不奉陪了。」

語音中，橫飛丈許，並高聲叫道：

「虹姊快來，我們這位不解風情的傻弟弟，仍然倔强得很，不肯聽話呢？」

香氣拂處，倩影又晃。

殷虹果然趕到。

鶺紅英叫道：

「虹姊，怎麼樣？冷如霜那丫頭，當眞走了？」

殷虹點了點頭，媚笑道：

「冷如霜已被她這位木頭似的林師兄，氣得傷心的邊跑邊掉淚的走了。」

殷虹見他又媚笑說道：

「林百川，你的冷妹妹，業已不要你了，你怎還不知情趣地，留在這兒侍侯我們姊妹？只要你嘗到甜頭，包管你會死心塌地，永遠臣服於我們姊妹的石榴裙下的。」

許東文劍眉雙挑，揚掌劈空擊去！

殷虹閃身避勢，皺眉說道：

「你怎麼還如此不識抬舉？」

許東文雙手叉腰，目光一閃說道：

「不識抬舉，又如何？」

殷虹笑道：

「我便發動我那獨門神蠱，先讓你嘗點厲害。」

許東文昂然叫道：

「我不怕，男兒漢頭可斷，血可流，志不可屈，你以爲我會怕你的下流蠱毒？」

殷虹失笑說道：

「你雖說得嘴硬，只要我一摧神蠱，你便將成酥骨頭般，聽我擺佈了。」

話完臻首一點，秀髮倒捲，四散紛紛地，把整個臉部完全遮起。

衞紅英見狀，慌忙搖手叫道：

「虹姊……」

殷虹問道：

「你還替他講情不成？」

衞紅英目閃淫蕩光芒笑道：

「不是講情，是怕虹姊一催神蠱以下，使他元氣大傷，少時陪我們鳳倒鸞顛之際，顯得沒有勁兒，這豈不叫我們失望。」

殷虹銀牙微咬嬌說道：

「不行，我要讓他吃點苦頭，我寧願……」

衞紅英見她語音忽頓，接口問道：

「寧可怎樣？」

殷虹媚笑答道：

「我寧可今夜不派他用場，暫時仍拿羅堅消遣，先讓他知道厲害，日後才可乖乖聽話！」

殷虹話完，從懷中取出一枚「白骨哨」來，便往唇邊湊去。

許東文已經「三怪醫聖」的指示，她便盤膝坐下。起初，許東文佯作倔强，拼力抗拒，然後便全身微顫，身上抖得越來越甚，連嘴角間，也似因緊咬牙關，沁出血水！。

許東文這等做作，極爲逼眞。

殷虹「白骨哨」音一停媚笑道：

「林兄，你不要再妄爲倔强了吧！人總是血肉之軀，

我不相信你在『左擁右抱，雨覆翻雲』和『嚼碎心肝，嚼盡骨肉』等兩者之間，竟會傻得去選後者？對嗎？」

許東文佯作被她一語提醒，想起適才所受苦痛，全身又復打了個寒顫，緩緩低下了頭。

衞紅英回顧殷虹，揚眉笑道：

「虹姊，眞有你的，你居然把林兄百煉鋼化爲繞指柔了！」

殷虹得意說道：

「我慢說看過，幾乎聽都不曾聽過，能有任何人能憑一腔傲氣，硬抗毒蠱？這位林兄，能有如此表現，已經相當了不起了。」

衞紅英此時忽聞話題道：

「我們上壑已然甚久，羅堅，怎未跟來？」

殷虹微咬下唇，向衞紅英作了個極爲淫蕩的表情，媚笑道：

「英妹也不想想，你昨夜曾對他施展『七擒七縱』的素女『偸元』大法，他能吃得消麼？如今定必精力交疲，睡得像死豬一條。」

衞紅英剔眉說道：

「羅堅，確實醜得像豬，但我們姊妹，即然在飢不擇食之下，被他佔了便宜，只好索性撈回本，把他連皮帶骨，刮得乾乾淨淨的便是。」

許東文聽他們語涉荒淫，便自轉過頭去。

衞紅英失笑道：

「林兄，那日壑下，我姊妹兩人不是跟你大戰數回合嗎？身上甚麼東西，你沒見過？如今怎麼突然間害臊了呢

？」

她走近許東文身邊瞎聲叫道：

「林兄，你與羅堅不同，只要眞心和我們相好，我姊妹爲您雙鳳伴凰，作爲長久夫妻。」

許東文白他一眼未作理會。

衞紅英笑道：

「林兄，下壑去吧，我……我來背你。」

昂首說道：

「我林百川自己會走！」

語音一了，果眞當先下壑，却也裝出元氣損耗頗巨之狀，行動緩慢。

衞紅英碰了她一個釘子，失笑叫道：

「你看，他居然還這般冷冰地……」

殷虹不等她話完，低聲笑道：

「你怎還不懂男人心理，林百川卽已下壑，胆怯歸誠，只是生性高傲，一時還對我們抹不下臉來，才仍故作倔強姿態而已。」

衞紅英笑道：

「虹姊，那我們得對他體貼一點。」

殷虹接口說道：

「對了，林百川英挺絕世，確是我所見過的當世第一美男子。」

衞紅英點頭讚道：

「依你之見，我們究竟應該和他作長久夫妻？抑或短暫夫妻呢？」

殷虹略一沈吟，說道：

「得夫如此，尚復何憾？只恐怕他未必看得上我們這種風流放蕩的敗柳殘花罷了。」

衞紅英銀牙一咬，目光厲閃道：

「那麼，我們就不必白費心思，索性大刀濶斧地，圖得目前痛快好了。」

殷虹聞言笑道：

「反正他已在我們掌握之中，究竟是要細水長流終身廝守，抑或虎嚥狼吞，朶頤大快？就要看他的態度，再作定奪。」

這兩女的互相笑語，被走在前頭的許東文，聽得清清楚楚。

從他們的話語中，許東文認爲機會不可失，乃立意虛與委蛇。

然則許東文爲求對林百川的性格，裝得逼眞，雖立意處與委蛇，但對這兩個妖淫魔女，仍不能就此掉以輕心，輕易就範。

殷虹目注衞紅英，雙目微揚得意笑道：

「英妹還是由你辛苦一些，背負他下壑去吧！你看他似乎元氣耗損過甚，有點走不動了。」

這是殷虹自作聰明之語，剛好可使林百川有一個台階可下。

許東文把握了對方送過來的這屋台階，在衞紅英行近之時，伏向她的背上。

許東文就這樣被衞紅英背著走下壑。

才到壑下，那位「玄都子」羅堅，業已迎了出來，這兩日間，羅堅艷福無邊，左擁右抱之下，難免神魂飄蕩。

並以爲殷虹，衞紅英姊妹，有意和他做長久夫妻，自然而然的，把他們視爲禁臠。

如今，突見衞紅英背回一個英俊少年。不禁醋意立生，不悅的道：

「這……這人是誰？」

衞紅英指著背面的許東文道：

「他叫林百川，又稱『中州大俠』。」

羅堅又問：

「你背他回來則甚？」

殷虹覺得他這一問問得可笑的噗嗤一笑道：

「你管我們姊妹的事兒則甚？」

羅堅看出不妙，心中醋火高騰，勃然說道：

「我怎麼不管？你們是我的……」

一怒之下，他見許東文自衞紅英背後站起，竟猛發仗以成名的「玄都掌」。

許東文一個閃避不及，被羅堅所發的陰寒勁氣，震得自跌坐在石上。

殷虹，衞紅英二女。

因想不到羅堅，會突然出手。

要阻攔，已來不及。

殷虹恐許東文所扮的林百川受內傷。

急忙的向他含笑柔聲問道：

「林兄，你……你怎麼了，有沒有受傷。」

許東文氣呼呼地咬著牙。

殷虹媚笑的說道：

「林兄別生氣，這件事兒，我會替你作主。」

殷虹笑了笑轉過身，以兩道深沉難測的目光盯在「玄都子」羅堅的臉上，冷冷道：

「羅道友，你來自何方，這些日來，難道還無故鄉之念嗎？」

羅堅心想，昨夜春濃羅帳之際。殷虹與衞紅英二女，對他甚麼樣的親暱稱呼。都肉麻當有趣般，叫了出來。今日雖在人前，也不該即時換了「冷冰冰」的「羅道友」三字。

羅堅知道殷虹，衞紅英二女。是人盡可夫的蕩婦淫娃。

今見衞紅英背回許東文所扮的林百川，已知道他們是見俏思淫了。

現在又聽到殷虹如此一講，氣得全身發抖，兇睛一瞪，咬牙說道：

「殷姑娘，你是要把我趕回川東不成？你……你未免太絕情了。」

殷虹嘴角一披，冷笑道：

「羅道友，我和你根本無情，何來絕情？」

羅堅氣得胸前起伏，苦笑說道：

「一夜夫妻百日恩，我不相信你不了解。」

衞紅英在一旁冷笑著：

「誰和你是夫妻呢？我們只不過是互相排遣寂寞地，交過幾天枕蓆間的朋友而已。」

殷虹此時看他一眼晒然問道：

「怎樣，羅道友還不請？你這副模樣，難不成想作死

麼？」

她已把話說絕，羅堅知道完全無望，鋼牙挫處，頓足飛身而去。

殷虹目送羅堅身形飛去，回看許東文所扮林百川媚笑的叫道：

「林兄，我對他處置好麼？」

許東文見已去一敵，心中暗喜地點頭道：

「好是好，不過……」

殷虹笑著道：

「不過甚麼？林兄爲何言有未盡？」

許東文滿面怒色說道：

「你們以如此卑鄙的手段對我……我……我怎會心中平服呢？」

「林兄不要說得這樣難聽，這不是『卑鄙手段』這是『保險手段』罷了。」

許東文道：

「你們認爲『保險』，我却有種被奴役，被屈辱的精神負擔，怎會有興趣和……和你們……」

殷虹一聽便笑道：

「林兄，就說實話吧！你究竟要怎樣？」

許東文緩緩的道：

「以你解藥，換我眞心。」

殷虹蕩笑說道：

「林兄，你的心兒眞僞，却是如何可以證實？」

許東文揚眉叫道：

「由你提條件吧！」

殷虹含笑道：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

許東文早就猜到對方會提出這種無恥條件，佯作略一尋思，便道：

「好，我答應你，拿解藥來！」

殷虹向衞紅英看了一眼，探詢她的意見。

衞紅英並未作聲，只把雙眉微蹙。

殷虹自然明白衞紅英之意。

對許東文媚笑說道：

「林兄，藥是現成，但不能現在給你。」

許東文道：

「何時才給？」

衞紅英銀牙微咬下唇，在一旁吃吃蕩笑。

瞎聲的對許東文答道：

「一面辦事，一面給藥。」

許東文聽這「勾魂魔女」越說越不像話，冷然對衞紅英叱道：

「除非你先給解藥，否則休想和我……」

殷虹對衞紅英看了一眼笑道：

「英妹，我們總得想個辦法變通，否則，這件生意，豈非做不成了。」

衞紅英道：

「如何變通，虹姊可有腹案？」

殷虹微笑道：

「我想把神蠱解藥，和『靈蛇交泰散』給他一併服下。」

許東文一聽「靈蛇交泰散」，心知是媚藥但爲了取得蠱毒解藥乃截口答道：

「好，我接受這樁變通辦法。」

殷虹見他答應忙笑道：

「林兄，只要你願意，我這兒，便係極樂世界，夠你欲死欲仙，銷魂蝕骨的呢？」

許東文隨同殷虹，衞紅英走進「浙東別府」。

殷虹指着前面一片石壁，媚笑說道：

「林兄『無遮密室』已到，究竟是眞情或假意，立刻可見分曉。只要生米一成熟飯，我姊妹沾了你的雨露之恩，則隨便你要我們向你怎樣陪禮，均可照辦。」

說著三人已進密室。

殷虹走到壁角，從一張矮几之上，端起一杯酒兒，遞給許東文道：

「林兄請先飲此酒，我立刻給你神蠱解藥。」

衞紅英情慾難忍，一旁叫道：

「林兄喝罷，我們就……」

許東文接過酒後，把杯中媚力極强的『靈蛇交泰散』，一傾而盡。

殷虹見狀，寬心立放地，含笑道：

「林兄，果眞對我眞情，來，我把神蠱解藥給你」，說完，自懷中，取出一粒金色丹丸，向許東文含笑遞來。

許東文伸手接過，放入口中，其實暗藏掌內，根本未曾入口。

衞紅英慾念盛熾，神志早昏。

此時外衣已脫，正在寬解內衣絲帶。

殷虹突蹙眉頓足叫道：

「我心神，微起警兆，可能冷如霜會悄悄再來，下手盜取她的『青霜古劍』我得再出去巡視一番，英妹你就先陪陪林兄吧！」

話畢疾身飄出。

此時許東文因喝下那極爲濃烈的淫邪藥酒。只覺丹田之間奇熱無比，一時之間慾火焚身。一雙清亮的俊目，業已變得血紅如火。

徒覺春意狂騰，元陽大動。

衞紅英已一絲不掛的赤裸著，雪白胴體，細嫩而豐滿的呈現在許東文的眼前。

一雙妙目，流波不斷，春意盎然的向他笑道：

「林兄，不要辜負了這大好時光，來呀！」

此時的許東文體內烈性春藥，業已發作，再目睹眼前這腰細、乳豐，的赤裸蕩娃，已是百脈皆沸，血管欲裂，那裏克制得住？

又聞衞紅英如此一說，便速迅的解衣。

迫不及待的走向衞紅英。

衞紅英此時正緩緩的躺臥下來，雙腿微微又開，露著一付極其淫蕩的笑臉。

許東文上前，伏身而下。

衞紅英忙以玉手握著陽具，快而準的往自己穴洞塞了進去。

「滋」一聲，陽具衝了進去了。

他慾火焚身，只求盡早解毒。

於是開始就是連連不斷的猛幹。

葡紅英見心愛的林兄如此的兇猛，心中一陣喜悅，也密密切的配合著。

當他上下抽動時，她便擺股迎送著。

「滋滋！」的抽穴聲十分清脆。

他忽左忽右地衝刺著。

那種不同的磨擦美感，使她痛快極了。

她閉眼輕哼著：

「林兄，你人長得好！抽得更好！」

說完又挺又搖的不停動著。

那陰壁便處處吸附著他那根陽具。尤其龜頭處更是舒服。

葡紅英這樣不停的挺搖一陣後，愛到有些急喘的就直躺著身子略作休息。

片刻後她浪笑道：

「再來吧！換個姿勢吧！」

好一個爲慾念所迷的江湖蕩婦。

雙腿緩緩的高舉，舉過許東文的雙肩擱了下來。

許東文此時看到她那鼓鼓的陰戶。

兩片陰唇又嫩又紅。

更難得的是淫水已濕成一大片。

葡紅英浪笑道：

「林兄，快幹吧！今天我是完完整整的給你！」

「我不會使你失望的！」

她挺了一下道：

「那就快幹吧！」

話聲一落，他便對準穴洞。

往內一衝，「滋」的一聲。

他再一用力，陽具便直達了穴心。

「卜」的一聲，又拔了出來。

又是一陣的急抽猛插。

只聽「卜滋！卜滋！」地響著。

由於她的陰戶大開，陰道提高。

他只要稍一用力，陽具便可以直抵穴心。

而且進退自如！

他越插越痛快！

她也被頂得全身直抖！

此時她不禁的把身子往上用力一挺。

那一股浪勁，眞是令許東文驚了一下。

又是一扭一挺的。

許東文知道這蕩婦必須快攻重擊。

一時「拍！拍！」聲，響個不停。

她扭得更劇烈了。

那對媚眼瞇成一線，沒多久，兩人已汗下如雨。

徜紅英此時張口急喘，那對挺聳的雙乳，似狂風吹落葉般亂抖亂跳著。

他咬緊牙，捧著她的臀部，更用力的插著。

徜紅英更狂更浪了！

她不斷的擺頭叫道：

「哎唷……你的大陽物……插死我了……我……喘不過來了……哦……快……快……再插呀……我舒服……舒服極了……哎唷……樂死我了……林兄……你眞會……會插穴……我……

我太需要你了……哎唷……」

她浪叫連連，全身動個不停。

她樂了，他乃閉氣狠插。

以急攻猛插衝得她心花怒放不已。

他的這種插法已令她招架不住了。

又過了片刻。

她已全身逐漸酥軟，竟然提不起力來。

她的腰勁也轉弱了。

全身陣陣舒暢，汗毛直立！

這時一波波的淫水直洩而出。

洩得她全身乏力。

洩得她渾身血液興奮得快沸騰了！

她低聲呻吟著：

「我太痛快……從沒有如此……快樂……我太滿足了……哎喲……我……我快昏了……」

她那呻吟聲越來越低了！

衞紅英這個時候只覺精神恍忽的，似在雲霧中，飄飄來飄去。

漸漸的她昏迷了過去。

衞紅英在昨晚與羅堅翻雲覆雨的梅開五度，體力消耗過甚。

今天與許東文所扮的林百川似乎又過於興奮的，沒多久的時間，竟使這淫蕩魔女洩得昏了過去。

就在衞紅英享受高潮低吟之際。

殷虹已自室外飄了進來。

一看師妹已被許東文所扮的林百川弄得昏過去，不禁

朝他一看，淫笑著道：

「林兄幾天沒見，竟令人刮目相看。」

她邊自解衣又邊道：

「你那冷師妹，眞的傷人的離你遠去了，連一點人影也沒看到，林兄，現由我來陪你遊龍戲鳳吧！」

語音一畢，她已盡解羅襦。

脫了個妙相畢呈，一絲不掛。

殷虹對着昏迷一旁的衞紅英輕聲一哼道：

「眞沒用，就這麼兩下子就樂昏了。」

言下之意，頗有種自以爲是的意味。

此時殷虹似乎等不及的媚笑道：

「林兄，打鐵可要趁熱，我會給你滿足的，你可不能厚彼薄此，我倒眞想嘗嘗昏迷的滋味。」

語畢含笑的緩緩的走近許東文。

許東文心想，又去了一個敵手，現只剩下這目前春心盛熾的殷虹，必需好好謹愼對付，此計劃乃不至前功盡棄。

心念已完遂緩緩的向殷虹道：

「剛剛我瘋狂了一陣，現在也覺得有些倦意，讓我躺著休息片刻，你上來吧！愛怎麼弄你就怎麼弄，待我養足了精神再好好的幹你一場吧！」

話完便身子往後一仰，平躺了下來。

殷虹對這位心目中的林兄本已傾慕不已，如今聽他如此一說，心中又憐又愛的。

她連忙走近，雙腿分跨在他的身上。

然後慢慢的蹲下身子。

對準了他的陽具，便猛然的坐了下去，「滋」的一聲

，陽具插進了她的陰戶。

這種方法她昨天才跟羅堅弄過，委實不錯。

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然後再慢慢的吐了出來。

接著她便用力地套動著。

而許東文此時則以不變應萬變。

任由她去瘋狂，由她去套，去搖。

他先以逸待勞，閉目養神的。

養足了精神，體力然後再痛宰她！

殷虹，她如瘋狂地套動著。

她實在愛死了他，見到許東文閉目養神的表情，更令得他慾念上昇面帶媚笑。

她拼命地套動著。

那對玉乳抖得左右不停的跳著。

許東文此時心中暗暗的道：

「好一個淫蕩的『脂粉幽靈』殷虹。」

眞是如虎似狼！

殷虹似覺更痛快了！

她邊套動邊哼了起來：

「哎……哎……我癢了……癢死了……你那大陽具……又熱……又粗……頂得我……全身舒暢……我……穴內……喔……舒服極了……喔……」

她更用力地套動著。

她放肆地亂擺亂扭了起來。

沒多久的時間，她已嬌喘連連，更抖動不已她抖著道：

「喔……喔……喔……哎……哎呀……我好舒服……好痛快……哎呀……我快要達到……高潮……哎……」

此時許東文聽她如此浪叫，便微睜雙眼。

只見騎在他身上的殷虹。

滿臉通紅，嬌喘得快接不下氣似的。

汗毛直開，全身抖動不停。

淫水狂流，套動得更加勁有力。

知道她將洩了！

他忙著開始加以還擊，用力向上一頂，頂得深深的，重重的。

每頂一下，她就會大叫一聲「哎唷」。

接著就是一抖。

他知道已經擊中了他的穴心，便更用力的往上頂了上去。

他感到她的穴內在縮收了！

許東文便連連猛頂，急抽。

「拍！拍！」肉擊之聲越來越快。

殷虹被頂得，披頭散髮，銀牙緊咬全身亂抖。

整個上半身時而前迎，時而後仰。

狀似痛苦，又似舒服至極。

終於她顫聲的淫叫著：

「喔……喔……哎唷……林兄……啊……啊……我會死……我會……啊……你頂得……我全身……發抖……發抖啊……穴心……又麻……又癢……哎……哎唷……頂破了……穴心

破了……啊……我……喔……用力……用力……再用力頂……頂破它……快……快頂破它……哎呀……我……我不行了……我洩了……出來了……舒服……舒服死了……喔……」

又熱又多的淫水流了他一身！

許東文此時也顧不了這許多。

他知道目前是成敗的關鍵，他繼續的用力，又猛又狠的重重的頂著。

他要乘勝追擊！要徹底征服她！

此時她因剛洩，渾身乏力。

尤其穴中，一股股的淫水不斷的流出來，他以陽具將穴中的淫水又冲回穴心。

穴心被這暖暖的淫水反激著。

「滋！滋！滋！」不停作響。

那種渾身酥麻，痛快的感覺。

令她十分的暢美，令她渾身骨頭皆酥。

她只是不停的呻吟著，連話都無力可說。

她身子又是一輕，呻吟不停。

此時的殷虹終於直不起腰，伏在他身上。

她一洩再洩，接連不斷。

殷虹眼前一黑，一洩不起了。

她已逐漸昏迷了，終於呻吟之聲也停了。

只剩下「滋！滋！」的頂穴聲。

殷虹已經昏迷了。

許東文却越頂越過癮，更用力地頂著。

他要她醒來馬上再昏過去。

果然，在片刻間，她悠悠醒了來，那對惺松的媚眼向四週瞄了一下。

剛醒過來便覺得渾身舒暢。

她禁不住又洩了。

連連數聲「哎」後，她又昏迷了。

她軟綿綿的伏在他的身上。

許東文知道，殷虹連洩數次後，體力耗盡，在短時間內無法清醒過來。

將她往身側輕輕一推後，便起身站了起來。

終於完成了任務。

面對著這兩個昏睡的江湖魔女，他得意的笑了。

穿好了衣服急步向外奔了出去。

就在此時，他見到冷如霜也自這密室的另一個門疾奔過來，手中却多了她那柄青霜古劍」。

他們相互的使了個眼色，各自往壑頂飄去。

到了壑頂兩人才喘息的停了下來。

相對的笑了起來，說了幾句，逐又同往公孫駝的住處方向奔馳回來。

原來冷如霜離去後復返，就在殷虹走出密室巡視完畢後折返密室的同時。

冷如霜跟在殷虹的背後，進入「浙東別府」。

冷如霜深信，殷虹必將那柄「青霜古劍」藏在密室中。

當冷如霜進入「無遮密室」時，她料定殷虹必定正與許東文欲死欲仙的到了忘我境界。

當冷如霜一進密室時便瞥見左面壁上，另出現了一個小小石門，遂向此石門走過。

推門而入一看，是「浙東別府」的「脂粉劍獄」，那柄「青霜古劍」正在其中。

冷如霜未費吹灰之力的即將寶劍失而復得。

話說「黑鷹風四娘」自與馬榮約定「蝴蝶寨」相見後，便一路趕回「蝴蝶寨」。

當她來到天台山峰下，一看「蝴蝶寨」已面目全非的被毀。她一聲長嘆：

心想寨主衞紅英可能已遇害，但若得幸，沒遭不測，如今她又會在那兒？

沈思片刻，突然自言自語的道：

「對！一定在殷虹的『浙東別府』。」

在前往「浙東別府」的途中，風四娘來到一個小鎭上，見天色已晚，便舉目向前望去，不遠處有一家「悅賓」客棧，他便快速的走了過去。

她選了一間靠窗的上房，此時她覺得有點餓，便對小二道：

「給我來些吃的，再加一壺好酒。」

風四娘在房中邊吃邊喝的，東西吃得差不多了，酒也喝夠了，睡意漸濃。

突然她聽到隔房有人像喝醉了酒似的罵道：

「殷虹啊！你和衞紅英兩個無情的蕩魔女，有了個林百川就把老子給趕了出來……你……你們太無情……我忘不了……忘不了那銷魂蝕骨的纏綿……」

風四娘一聽到那人叫著殷虹與衞紅英，便睡意全消了走出房門，想問個究竟。

她見那人房門未上，便擅自的走了進去輕聲的對那斜

躺在床上似喝醉了酒的人道：

「請問閣下是何尊稱，爲何幽幽寡歡，獨自來此生悶氣呢？」

那人見眼前來了個透著一種成熟諳味的風姿佳人，不但醉意全消，却兩眼直盯著風四娘，最後才道：

「我是「川東六煞」之一的「玄都子」羅堅。」

隨後羅堅便把他在「浙東別府」的一切經過告訴風四娘。

風四娘聽完淡淡的笑道：

「我最了解寨主衞紅英及她的師姊殷虹了，你不要喪氣，只要你能在「那」方面令她滿足，且又能爲她立功的話，你定可再回到她身邊。」

風四娘見羅堅長得雖不好看，但他那高大健壯的身子，確也使得酒後的風四娘，看得慾火冉冉上升，便邊說邊走的走到了羅堅的身邊。

她見羅堅仍然怒氣未消的斜躺著，只是一雙貪焚的色眼直盯著自己的身上。

風四娘見狀格格格的媚笑起來道：

「看來你似還忘不了那段銷魂蝕骨的纏綿……若眞如此，我願爲代勞。」

說畢故作羞狀的把頭低了下來。

羅堅聞言，眞不敢相信眼前這風姿佳人，竟會對自己如此青睞，便忙笑著道：

「好！好，妳當眞願與我……我就讓你……」

話未完，羅堅見風四娘正在輕解羅服，便一躍而下的也將自己脫得一身精光。

經過一陣子的熱擁與愛撫後，終於羅堅騎上平躺在床的風四娘身上。

風四娘此時慾火焚身見羅堅一上來，便用雙手捧著他的大陽物。

對著自己的陰戶上，就往裡塞。

羅堅把屁股向下一壓，又用力一頂。

風四娘「嗯！」一聲，就感到直頂花心。

羅堅把粗大的陽物，插入陰戶之後。

整個身體，就睡在風四娘那極富彈性的身上。

風四娘感到全身被壓下來，雙手一伸，緊緊抱住了羅堅的上半身。

同時把雪白挺聳的雙乳也頂到羅堅的胸口上。

下面的雙腿，向兩邊一叉，又向上一伸。

緊緊的勾低了羅堅的腰部。

羅堅在上面，也把雙手向風四娘的背後一伸，摟住了她的背部，下面的肚子貼在風四娘的肚子上，大陽物深深的抵著。

兩人抱得很緊，就連大陽物也會因羅堅的一吸一呼而抖得風四娘騷癢難耐的將身子挺得更緊。

風四娘心裡一陣騷癢，便把陰戶一夾一夾的。

使出全力把龜頭吸得緊緊的。

騷水不斷的沿著大陽具流了出來。

羅堅的龜頭，被她的穴心一吸，馬上就暴漲得圓圓大大的緊抵在花心上。

風四娘感到大陽物已著，便緊夾花心。

此時兩人緊緊摟著，雖沒有動作。

但她的花心已被抵得舒服無比。

如果這時，兩人要是上下一滾一翻的，花心一定會弄得開滿浪花。

羅堅喘了一口氣道：

「現在我要讓你嘗嘗我獨到的床功，妳抱緊一點，我現在要滾翻了！」

風四娘不解的看著羅堅，但雙手已緊摟著他的上身然後才道：

「我倒想看看你有何怪招，就使出來吧！」

說完她就提了一口氣，陰戶把大陽具夾得緊緊的，同時兩手拼命的使盡全力緊抱著。

羅堅也提足了力氣，身子向一邊滾去。

風四娘身子隨著羅堅這一滾的力量，往上一翻。

風四娘這一翻，就翻在羅堅的上面了。

同時感到陰戶之中的粗大陽物，猛的一下扎向花心。

羅堅一翻下來，就狠狠的用大陽具向陰戶一頂。

頂得「滋滋」的響，冒出了騷水來。

在這一扎一頂之後，羅堅又把身子一翻。

人被翻到下面！羅堅又翻到上面了。

一到上面，羅堅就挺著又硬又粗的大陽物，用力的對著風四娘的陰戶中，狠頂三下，下下直頂穴心。

頂得她把嘴一張一張的嬌喘起來。

他們兩人就這樣，翻滾著插穴。

往這邊一滾，又插了幾下。

當羅堅翻上去時，便狠頂三下，又翻到下面。

當風四娘翻到羅堅身上，也用陰戶狠套陽物幾下。

就這樣一上一下，一滾一翻的，不斷的狠插，不斷的套動。

插得風四娘浪叫連連，陰水直往外流。

「哎呀……好痛快……好舒服……喔……怎會有此絕招……喔……頂死我了……你那鐵硬的東西……在兩邊搗弄……阿……喔……會把陰門弄裂……啊……眞是太舒服了……哎唷……」

風四娘邊叫邊滾的。

羅堅聽她這般浪語，便快速的翻滾，狠勁的抽插，每一翻滾，每一抽插他都用盡了全身力道。

兩人狂風暴雨似的玩弄著，此時全身濕淋淋，分不出是汗水或是淫水。

只見羅堅睡在風四娘的兩隻大乳房中。

就好像睡在又柔軟又富彈性的棉花團中。

風四娘也感到陰戶中的酥麻，有無上的舒暢。

他們兩人都提足了中氣。

誰也不敢再開口說話。

深怕一開口說話就會敗下陣來。

風四娘舒服得太狠了，只用鼻孔「唔唔」哼著。

過了片刻，羅堅又提足了氣，又翻滾了起來。

風四娘被弄得舒服異常，用力抓著羅堅。

上下不斷的翻滾，房中的那張床，發出「格格」之聲。

聲音很大，響得外面都可聽見。

這一陣的抽弄，有一個多時辰。

終於風四娘忍不住了，嬌喘連連的。

全身一陣的顫抖，洩了出來。

羅堅感到龜頭上一股股的熱流不斷射來。

他也身子一抖　蝕骨般的洩了出來。

洩得風四娘的穴洞中滿滿的。

最後竟將一股濃濃的白液溢了出來。

兩人同時達到高潮，這種舒暢，這種享受，怎不令他們慾死慾仙的昏睡過去呢？

這天冷如霜與公孫駝正在石桌上下著棋，突見小豹兒急急忙忙的跑過來。

冷如霜見小豹兒眉梢凝愁，眼角間並有淚漬，不禁大爲訝異問道：

「豹兒，我要你下山打聽你師父的消息，怎麼，有甚發現？今又何事，如此傷感？」

小豹兒答道：

「我師父……」他只說了三字，便語聲嗚咽，說不去。

冷如霜心神一震，急急地問道：

「你師父怎麼了？」

小豹兒淚滿面的道：

「昨天我走累了，就在一大石上休息，却發現在這大石的一片峭壁之下，羅堅正與一位自稱風四娘的女子在答話。」

冷如霜詫道：

「這廝不是已回川東了麼？怎又在此出現？」

小豹兒苦著臉，對冷如霜說道：

「那羅堅說是對殷虹姊妹無法忘懷，又爲她立了大功，才特意回來，打算與殷虹與衞紅英舊歡重拾。」

冷如霜問道：

「他爲殷虹立了什麼功？」

小豹兒含淚說道：

「他說，他發現我師父要趕來『浙東別府』，與殷虹爲難，便和風四娘與馬榮設毒計，把我師父擒去交給殷虹。」

冷如霜偏過頭去，注視小豹兒道：

「小豹兒，把你所聽到的，都講給我聽聽。」

小豹兒苦笑道：

「沒聽到什麼，因爲羅堅與風四娘，說至此處，便離開壁下雙雙走了。」

冷如霜與公孫駝經過一陣的商討後，決定由冷如霜扮成林百川闖進「浙東別府」，待機救出「九環俠丐」葛天明。

在「浙東別府」密室外，正有人在飲酒作樂，此時假扮林百川的冷如霜，正緩步的向這些人走來。

衆人看到林百川的來到，突然都靜了下來。

此時殷虹開口道：

「你這不知好歹的人，竟敢趁我們姊妹昏睡之際帶走了『青霜古劍』，如今又再度前來有何目的，快說。」

冷如霜見他這一說便道：

「殷妹妹，這是天大的誤會，那天我也是昏睡過去，只是在我醒來時，才發現我是被冷如霜背回去的，那古劍更不是我帶走的。」

殷虹見冷如霜所扮的林百川如此一說，便半信半疑的又道：

「當眞如此，那你今怎又來？」

「我是忘不了你們姊妹對我的一番眞情，才又跑了回來。」

殷虹聽到他說跑了回來，心中便高興的道：

「回來就好，快入坐，我們正在慶功宴呢？大家盡情的喝吧！喝醉了我們再來……」

話未說完便對冷如霜所扮的林百川拋來一個極具誘惑的媚眼。

冷如霜接口道：

「所慶何功，慶功之理何在呢？」

殷虹格，格，格的大笑起來道：

「那個火燒我師妹「蝴蝶寨」的老叫化「九環俠丐」葛天明已被我這些人所搶，現正被關在「粉脂劍獄」之中，你說這不是一件大功嗎？來我們喝慶功吧！」

說完便又各自相互敬酒的大吃大喝了起來。

冷如霜則推托因身體不適不能暢飲。只偶而應付在禮貌上喝一二杯。

在坐有殷虹師姊妹，羅堅，風四娘，及應風四娘之約前來的馬榮。

這些人經過一陣子的暢飲之後，此時都有七八分的醉狀了。

殷虹此時立身而起，以主人身份的口吻說道：

「今日我們卽然有緣在此相聚開懷暢飲，我們就得高高興興的樂他一樂吧！」頓了一下又接道：

「我與林兄尙有些事商討，你們各自找對手吧！」

衞紅英聽殷虹這一講，心中似有不服的望著冷如霜所

扮的林百川，再看一看殷虹。

殷虹何等聰明，在這一眼中便看出衞紅英的意思。她便笑道：

「衞師妹你又何必呢？你請先樂吧！待會我們再來互換，來一次大雜交如何？」

衆人一聽殷虹這話，便極爲高興的表示讚成。

羅堅摟著衞紅英，風四娘伴著馬榮，雙雙走進那個「無遮密室」。

殷虹此時又開口對冷如霜道：

「林兄，我們暫且在此多喝兩杯，待會也顯得較爲有勁，弄起來不就較爲舒暢嗎？那種慾死慾仙的境地，眞太誘人。」

冷如霜聽他這淫言蕩語的說著，不由得臉上一紅把頭都低了下來。

兩人在那兒相對的又飲了數杯後，殷虹對冷如霜格，格，格的媚笑了起來笑道：

「林兄，我們現在來欣賞欣賞他們，待會我們再……再來幹個痛快吧！」

聽得冷如霜一言不語的，粉臉又是一紅。

爲了救「九環俠丐」冷如霜硬著頭皮跟殷虹走了來，在門外他們就看到這兩對狗男狗女的穢恥行爲——

此時羅堅把那根硬硬的粗大陽物，頂在衞紅英那鼓鼓的陰戶中。

衞紅英似覺十分舒暢的，就扭擺了幾下。

這一扭擺使羅堅雙手自她背後緊緊的抱著。

一陣子的狂抽猛插。

頂得衞紅英叫好聲不斷。

那紅紅，嫩嫩的陰唇，被抽得往外一翻一翻的。

只覺得衞紅英，被頂得舒暢無比，一聲聲的嬌喘，口水也流了出來。

又是叫，又是浪的，把陰戶往上直挺。

而另一對。

只見馬榮把風四娘抽得老高。

兩人都赤裸著，馬榮狠狠在抽插著。

風四娘浪得直搖屁股，將雙腿抽在馬榮肩上。

馬榮見她擺出這種蕩勢。

便聚集全身力勁用力插抽著。

風四娘被插得大呼大叫的。

那稱淫蕩聲，叫人聽了驚心動魄。

這「無遮密室」裡，他們插得昏天暗地的。

看得殷虹在吞著口水。

她爲了想看得更清楚便將冷如霜一拉欲帶到更前面，但這一拉，兩人一不小心，突失去重心。

殷虹順勢跌入冷如霜懷中，人就一倒，雙手亂抓。

突然殷虹心中產生了一個疑問，露出一臉驚狀。

接著她又緩和下來，對冷如霜道：

「林兄，你先在室內等我，我去去馬上來。」

話畢往外一個箭步來到壁角那張茶几上，按了一下黑色圓石。密室房門突然關上。此時殷虹笑道：

「冷如霜，認命吧！我將把你給溺死在這密室中。」

殷虹按了第二個紅色圓石，室頂上無數圓洞，像泉水般繼續往下瀉，不一會水深及膝。

衞紅英此時大叫道：

「虹姊……虹姊……你這放水淹人之法雖好，但這樣豈不是連同我們一齊淹了嗎？」

殷虹此時在外道：

「我倒沒想到這點，但要殺她，就不能顧到你們，英妹，你們就認命吧！」

衞紅英一聽便厲聲喝道：

「虹姊，你怎麼這……這等毒辣……」

這時室中水位，升得頗快，業已及腹！

冷如霜此時面對衞紅英道：

「這就是你的師姊！我相信衞姑娘經此次教訓後，也應該有所覺悟了。」

衞紅英此時似有悔悟之心，只把頭低了下來，一語不發。

就在此時，突然聽得一個蒼老語音，「哈哈」大笑道：「殷虹！你少自鳴得意，冷姑娘一代女俠，得命于天豈是你能傷害？如今她幾位至交姊妹，業已趕來，你好像釜中之魚，甕中之龜，還不俯首就縛麼？」

殷虹怒哼一聲，跟着便想起互相搏鬥之聲。

衞紅英悄向冷如霜問：

「冷姑娘，來人是誰？你的至交姊妹有是那幾位？」

冷如霜搖頭道：

「來人是『三怪醫聖』公孫駝。我也沒升至交姊妹，這恐怕是公孫駝詐語而已。」

這時又響起一片刀劍相擊之聲。

又聽公孫駝的蒼老語言，冷笑道：

「殷虹，你業已中了我多年

「殷虹，你業已中了我多年不用的『紅雲化血針』，只有片刻活命，還敢猖狂？」

殷虹不答，只聽得一片搏擊之聲，似是這位「脂粉幽靈」，業已身負重傷，拼力突圍而去。

冷如霜此時提氣叫道：

「來人可是公孫駝老人家麼？」

公孫駝笑道：

「是的，殷虹中了我一把飛針，針上其實無毒，但被我一騙嚇得逃去了。小豹兒師兄弟已跟踪追去。」

接著衞紅英告訴公孫駝有關這密室的開關用法，公孫駝接照衞紅英所說方法，將水流之勢阻止，然後再開啓機關放了冷如霜及衞紅英等人出來。

冷如霜一出密室，便急入「脂粉劍獄」救出「九環俠丐」。

然後與公孫駝急急往洞外馳去，欲追殷虹。

他們剛剛馳到洞口，業已聽到地下起了「隆隆」異樣聲息。

「九環俠丐」叫聲「不妙」，與冷如霜，公孫駝三人，脚不加勁，凌空縱出。

他們展盡輕功。

用的是「凌空虛度」身法。

冷如霜因恐公孫駝足跛，功力稍弱。

便拉著他的衣袖，暗助一臂之力。

出洞數丈，山壁間已起爆聲。

冷如霜凝足神功，右手挽住公孫駝。

一式「神龍渡海」。

猛縱七丈有餘與「九環俠丐」雙雙藏向一片堅厚石壁的凹處。

「轟隆」一響。

宛如霹靂當頭。

「浙東別府」洞口上方的半截山峯，竟告折斷，半個山峯整個壓了下來。

冷如霜等已竭力施爲。

不過縱出了十丈不到。

仍在這峯頹山崩的威力圈內。

尙幸，福善禍淫，天道不爽。

那半截山峯的崩頹方向，竟與冷如霜等人縱避方向，恰巧相反。

饒是如此，但碎石如雨，四散橫飛，鋒利如箭。

山崩餘勢，震撼得冷如霜等人藏身的峭壁上，也墜落不少巨石。

處境仍然極具兇險。

冷如霜等幸是藏在壁脚凹處。

對于峯下墜落巨石，不虞被傷。

他們只需凝神濺激橫飛而來的碎石便可。

於是他們三人一位是武林奇才。

一位是豪俠班頭。

連比較功力稍差的公孫駝，也均有一身上乘絕藝。

三人馬上聯合凝功施爲。

硬在這凹穴之外，佈起一片勁氣網。

橫飛碎石，多半觸網便落。

即令偶有從空隙飛進。

也被冷如霜等揮掌擊墜，或閃身躲過。

一場山崩地裂。

整個「浙東別府」，已爲頹峯所埋。

冷如霜、公孫駝、九環俠丐等三人，却幸能躲過此災，毫髮無損。

原來當殷虹被公孫駝打中一針後。

自己已爲沒命了，便奔出洞外。

將自己早已佈好的地雷火藥點燃。

欲使這座自己苦心經營的「浙東別府」炸得崩塌下來，以求個同歸於盡。

衞紅英、風四娘、馬榮、羅堅等四人，因較慢出洞，都已被活活炸死。

好不容易等一些餘威小震，完全靜止下來。

冷如霜等三人便又起身直追山下。

他們三人提足眞氣。

一路脚下加勁快速飛奔。

追至山下，見眼前不遠處正有人在打鬥。

冷如霜等人一個縱身飄了過去。

只見林百川正與殷虹搏鬥。

此時冷如霜飛奔趕到，借勁騰空。

殷虹竟毫無所覺。

待她覺得不妙時。

冷如霜已有如自樹上下撲的怒虎。

利劍直向殷虹。

人在半空落下，劍峰過處。

「嘶」地一聲。

殷虹，已被開膛破肚，心肝五臟流了一地，慘不忍睹。

一代江湖魔女落得如此下場，眞是自作孽不可活！

全書完